

酒后的爱情观

张
梅
著



酒后的爱情观

作家出版社

5

酒后的爱情观

新状态小说文库

张 梅 著

作家出版社

酒后的爱情观

078020

078020

I247.5
1730
2

女子学院 005293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酒后的爱情观/张梅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5. 8

(新状态小说文库)

ISBN 7-5063-0986-6

I. 酒… II. 张…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9351 号

酒后的爱情观

作者: 张 梅

责任编辑: 王淑丽

装帧设计: 王 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51 千

印张: 11.625

插页: 2

版次: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986-6/I·977

定价: 15.2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游走的一代

——序“新状态小说文库”

王 干

江山代有新人出。

文坛亦如此。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曾经是英才辈出的年代，九十年代的文坛似乎比较沉寂，其实这是一种错觉。九十年代的文学在沉寂中走向成熟，九十年代的文学新人正以新的姿态告别八十年代，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这种新状态的出现与“游走的一代”密切相关。

所谓“游走的一代”，是借鉴美国“垮掉的一代”的说法。但“游走的一代”不是中国的“垮掉的一代”，把韩东、朱文、鲁羊、张曼、张梅等人称为“游走的一代”，主要还是为了与八十年代那批作家相区别。八十年代的作家主要由这样两大群落组成，一是“反思的一代”，是后来被人们称为中年作家的那么一批人，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这代人的中坚大多是平反的右派）和特殊的文学准备，他们以反思为己任，他们反思政治，反

思历史，反思人性，反思文化，一些作家对文学自身也提出反思，像王蒙的一些实验性很强的小说便是这种反思的结果。另一类作家则可称为“寻找的一代”，这些作家大多做过知青和红卫兵，由于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在“文革”中受到捉弄，强烈的失落感使他们必须通过“寻找”来取得平衡，因而他们寻找理想，寻找价值，寻找青春，寻找形式，像张承志对“红卫兵”生涯的追忆、对哲合忍耶的肯定，韩少功对“寻根文学”的倡导与实践，以及一些被称为先锋派作品对小说形式的痴迷，都希望在新的价值体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八十年代末，文学的反思和文学的寻找都随着经济浪潮的兴起和意识形态的淡化陷入困顿或被迫自我消解，这种现象有人称之为“新时期”的终结。

“游走的一代”并不是以叛逆者的身份出现在文坛，虽然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辞掉工作，是一些无拘无束的自由作家，可他们无意去侵犯别人的生活领地和精神领地，也不通过“打倒”或“宣言”的方式来宣判其他作家的死刑，他们乐意与所有的写作者和睦相处，这与八十年代先锋派所显示的破坏性和挑战性相比有了一个深刻的变化。“游走的一代”在创作上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

▲以心灵的方位作为小说的方位，放逐某种具体不变的价值规范，包括带有终极关怀意义的人文主义理想。他们小说的个人性和精神性在自由流动中实现，因而他们的小说中经常出现游走者的形象，像韩东的《西安故事》、鲁羊的《一九九三年的后半夜》、朱文的《食指》都不约而同地描写了一群丧失家园的精神流浪汉的“流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都通过对价值的游走和放逐来完成小说的叙述，消解不只是对人为价值体系的一种意义行为，也是小说的叙述行为。在《三人行》中，三

位城市的漫游者并没有强烈的焦灼感和失落感，他们毫无目的地行走，并不是去寻找什么，而是企图在现实中能证明一下自己的存在，结果证明他们只能在游走中证明自己。《一九九三年的后半夜》则是知识分子从守望转向游走的一种过渡性文本，主人公想回到故乡家园去栖息自己的灵魂，可记忆中的家园只能存活在记忆中，无枝可栖的诗人们已无灵可守，他们只有在路上游走。《食指》的诗人之死与《一九九三年的后半夜》的家园之废一样都暗示着文化守灵人游走的必然。

▲纪实与自传的混合，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被人物的状态（以及作家的写作状态）的持续呈现取代。这也是“新状态”写作的一个重要策略。这在“游走的一代”的作品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的小说有些篇章可作纪实类的文字看，作家和人物的互文性关系异常突出，作家经历和人物命运的互相指涉成为小说阅读的隐形编码。这种自传方式和纪实笔法让叙述本身成为事件，成为小说连续向前推动的动力，如果有故事的设置和情节的安排也并不是为了一个寓言的空间所进行的建构，而是听从作家状态特别是叙述状态的自由支配。张昱的小说几乎全以校园为背景，这与他个人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极为统一，他的那些关于青春、友谊、情爱故事的纪实般的写作，都是他精神漫游、人生漫游的产物。朱文的《食指》里除了主人公吴新宇是虚构的以外，其他的人物像韩东、丁当、刘立杆、于坚、吕德安等都是真实生活里的诗人，至于那本《他们》也是一本确实存在的文学刊物。张梅的《纪录》则模拟了新闻实录的手法，叙述了一次对自梳女这种特异文化现象的“追踪”，把生活的状态和精神的状态复合在一起进行书写。

▲放弃象征化的寓言模式，以个体的精神凹度取代主题的

高度和理念的深度。这是新状态对“后现代”文学模式最有力的突破。“后现代”主张铲除深度象征模式，从而以平面化的语言游戏消解之，但由于忽略了人的存在、精神的存在，并不能彻底解决人的危机、精神的危机，在游戏的狂欢之后弄不好反而会加剧这种危机。新状态的游走者则从游戏转向游离，他们要在游走的过程中表现个体的精神凹度。这种精神的凹度与我们经常使用的精神深度有明显的区别，深度来自于挖掘，这种挖掘是非自然的“采伐”，因而必然会损害状态的完整和心灵的真实，而凹度则是自然形成的，未经理念的加工和磨洗。凹度是游走者在游走过程中与种种价值碰撞相遇形成的精神印痕，它是个体生命在当代生活转型时期的独特标志。它不是简单的“解构”和“拯救”，而是人的自由状态在面临商业、政治、历史、文化多重压抑之下的一种抗争和解放。有人把这种自由状态统统归之为“欲望”，是对游走者小说的平面化处理，事实上在游走者的小说中虽然感性的触角敏锐异常，欲望的表现并不遮掩，但最终这些感性的欲望也消解在精神的凹度之谷。

▲放弃“代言人”的社会角色，回归知识分子自身的叙事状态。长期以来作家总是以“代言人”的身份为各种各样的集团和观念呼吁、呐喊、演绎、阐释，很少去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因而在当代文学的广阔背景之中，知识分子叙事人的形象闪闪忽忽暧昧不清。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转型，知识分子从话语中心走向边缘，作家肩负的一些社会使命被大众传媒卸走，重新确定自己的叙事方位，便成为新状态文学的写作前提。“后现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利奥塔德曾说过：知识分子死了。新状态文学就是要寻找知识分子在文学中再生的可能，这种再生不是去重温旧日的光荣与梦想，也不是怨天尤人地声讨大众传媒市

场经济，而是以新的叙事姿态出现，区别于“代言人”的身份。游走者的小说在知识分子叙事意识上要比“反思”和“寻找”的两代人都要强烈，由于他们的小说常常以诗人、作家这样一些知识分子的形象作为小说的叙述主体，叙事者和作者的界限消失了，叙述状态可能就是生存状态，人物的状态亦或就是作家的状态。这种小说可能会被人误解为是“小众文学”，但不是过去曾经有过的精英文学，它在逃避大众的同时更加警惕精英文学。相对于原有的大众文学，知识分子叙事无疑是少数话语，可社会文化的转型，知识分子人数的迅速增加，特别是近几年来“白领”的崛起，知识分子已不是“小众”，而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落。固然，游走者小说的非主流形态，决定了他们不可改变的边缘地位，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文学价值，更不会影响读者对他们的热情。

我们注视着他们的命运。

一九九五年十月

张梅

女，出生于广州。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做过十年编辑，现从事专业创作。一九八八年开始创作并发表小说，出版过散文集《千面人生》。

这是一部城市小说，这又是一部女性小说。

城市是人类文明最主要的景观，女性又是人类文明最生动的风景。

作为一部南都女性浮世绘，作者把那个充满欲望的城市和多姿多彩的女性世界结合得颇为完美。小说的画面充盈着都市与女性之间的混合气息。



策划：王宝生

目 录

殊途同归.....	1
爱猫及人	45
这里的天空	75
蝴蝶和蜜蜂的舞会.....	116
记 录.....	168
孀居的喜宝.....	190
月圆之夜.....	212
冬天的大排档.....	224
错 觉.....	235
把艾仁还我.....	240
摇摇摆摆的春天.....	245
酒店大堂.....	251
酒后的爱情观.....	257
最后的奖赏.....	261
少女娜娜.....	267
紫衣裳.....	274
冬季里的燕玲.....	287
红花瓣.....	297

蛛丝马迹.....	306
各行其道.....	328

附 录：

南都女性“浮世绘”	邵 建 354
-----------------	---------

殊途同归

从早晨开始，他就收集家中的旧书报，以图换钱喝酒。

这是一个雨季的潮湿的星期天，有雾。在广州人最厌恶的雨季里，夹竹桃却怒放着。过了许多年以后，圣德领悟到就是这些有毒而又美丽的鲜花葬送了他的爱情。因为夹竹桃也怒放在他的铁皮屋周围。而当时，圣德并没有从爱情这个角度来领悟夹竹桃，他以为屋主在他那间又小又孤单的铁皮屋周围种上夹竹桃，是想让那些有毒的甚至招引蛇的鲜花把他赶走。当时他对这些嗤之以鼻。在星期天，他捆扎好了旧书报，掂了掂分量，又蹲下对着这一捆东西犹豫了一会儿，终于下决心从里面抽出一本最新的《哲学信息》，然后如释重负地拍拍手上的尘土，搬了把梯子，走出门外，把梯子靠在有柱子的地方。然后爬上屋顶，用油毡纸来遮盖被霉雨淋得生锈了的铁皮。

当圣德冒着弥天大雾爬上屋顶的时候，广州出现了第一个穿裙子的女人。虽然后来许多人争辩说，她只能够算是从海南岛蜂拥回城的百万大军中第一个穿裙子的女人，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了当时所有崇拜新思想的男女青年注视的焦点。这个星期

天，她穿着印有夹竹桃鲜花图案的长裙，手里拿着一本《谁是第三者》小说的单行本，穿一双半高跟的皮鞋走向升起浓雾的地方。

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靠女人来开拓思维呢？在考究了无数出类拔萃的先人之后，圣德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他那时和几个挚友办了一本杂志，起名叫《爱斯基摩人》。每个星期天，他们都要为这本杂志在铁皮屋里吵得天翻地覆。他们为杂志的风格吵，为文章的内容吵，可当穿裙子的女人走进铁皮屋，几个人的思路立刻变得豁然开朗。他们请她坐下，把凳子让给她，自己则一排地坐在床沿上。

穿裙子的女人说自己名叫娜娜，并声明自己虽然是个大官的女儿，但视权力为粪土，她走进铁皮屋是为了追求真理。虽然是温暖的春天，但她还是戴着一双有一圈染了黑色的兔子毛的尼龙手套。在声明自己追求真理的同时，她把手稍稍抬起，先从中指开始，一只只地慢慢把手套褪下来，在所有的男人的目光之中，把头高高昂起，再次暗示自己的高贵血统。

如何能得到娜娜的青睐，成了《爱斯基摩人》杂志所有男人最大的苦恼。他们知道她要追求真理，于是便使出浑身解数写出漂亮的关于世界事物新观点的文章。他们既共同愤世嫉俗，另一方面又攻击对方的观点，这一下子便使《爱斯基摩人》由风格凌乱发展到风格统一，文章由死气沉沉变得生气勃勃，且成为广州最早传播西方思想的杂志。

在追求娜娜的所有人中，圣德表现得最为虔诚，娜娜每一个随便的许诺和轻浮的眼神都使他受宠若惊。圣德出身平民，但才智超人，从中学起就表现出他雄辩的才能和领袖般的聚众力。在他这一代人所经历的各种思想运动中，圣德都以一个弄潮儿

的身份自居。他从小崇拜英雄，标榜理想主义，并且以他丰富的经历、铁的意志和洞察人世间的敏锐和深度被朋友们称为“教父”。在这个春风初度玉门关的年头，憋了十年的思想和情欲像喷泉一样汹涌而出。他有满肚子的话要说，可只能发泄在《爱斯基摩人》上，面对着娜娜，他只能把准备买酒的钱拿去买《哲学信息》，然后再含蓄地送给她。

由于他太含蓄了，便使别人有乘虚而入的机会。开始有娜娜的坏消息传来，说她为了一篇狗屁不通的小说跟编辑老头睡觉；说她根本没有高贵血统，住在一条肮脏的小巷里，每天晚上只能睡在阁楼上，白天出门前都要看一遍《安娜·卡列尼娜》，企图使安娜的幽魂附在自己的身上，成为一个高贵的有悲剧气味的女人，成为一个具有反叛精神而又出类拔萃的女人。还说她把描述安娜穿着黑丝绒晚装在晚会上和渥伦斯基跳舞的场面的那几页看得卷了角，有一个更确切的说法是说她已经不是处女，跟她的一个电工师傅结了婚。

可关于娜娜的坏消息愈多，她就愈令人着迷。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她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追求真理的必由之路，而这条必由之路由一个普通女工来表现就更令人赞赏不已。这时有人在《爱斯基摩人》上介绍萨特的存在主义，于是所有人又说娜娜的所作所为具有存在主义的味道，于是对她更另眼相待，觉得她有超前意识。

娜娜是个丰满的女人，她对圣德的名字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以致于在某个晚上亲自把圣德请到小菜馆，满怀柔情地抚摩他的手背并痛哭流涕地诉说了自己不幸的婚姻。

他俩手牵手地来到圣德铁皮屋，那个夜晚夹竹桃散发的气味特别浓，在铁皮屋门口，娜娜大声打了个喷嚏，然后掏出手

绢点了点那只漂亮的鼻子。她这个高雅的动作使圣德坚信那些关于娜娜的传说纯属流言蜚语，用手绢点嘴唇和鼻子在他看来是高贵血统的体现。这一来，把娜娜领进潮湿狭窄的铁皮屋使他感到羞愧。而她对他的落魄却不以为然，用女性的柔声说这才具有浪漫气息。她再一次脱下手套，很自如地躺在圣德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伸出纤纤玉指让圣德拉着，亲切地注视着圣德，并对他露出有教养的女子的微笑和柔情蜜意。

圣德一生从未如此亲近过一个出身高贵的女子，他想她居然抛弃了她那间粉红色的闺房而躺在这里，便不由得热泪盈眶。他手忙脚乱地冲出铁皮屋，绞了一把毛巾，递给她，然后坐下，像看一个女神一样地注视着她。

而圣德这个高高在上的崇高的动作便注定了他终身要充当教父这个角色。

《爱斯基摩人》杂志在春天里就名声大振了。于是，有许多人从各个隐蔽的角落里走出来，冒着浓雾，踏着细雨走向铁皮屋。

有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在北方也听到了《爱斯基摩人》的名声。在听到传说的第五个晚上，他做了一顿饺子给妻子和儿子吃，然后悄悄地走出了那所豪华的房子，带着一皮箱的诗稿来到了广州。

可刚到广州他就迷了路。他询问了三个女人，问那所被浓雾缭绕的铁皮屋到底在何处，可三个女人的脸上只露出了愚钝的笑容。他只好在江边租了一间廉价的房间。

在许多年以后，圣德回想起来，依然觉得《爱斯基摩人》的

价值只不过是一则条件良好的征婚广告。应征的人虽嘴里都说是寻找爱情，心里却各怀鬼胎。当时他觉得非常激动，满怀热望。他决心把《爱斯基摩人》杂志办成一本像当年由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一样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刊物，他要使全体撰稿人都成为社会的前驱。他当时只有三件衣服，都是圆领的尼龙恤衫，一件天蓝色，一件米黄色，一件湖水绿色。他曾为这三件恤衫问过娜娜，不知哪一件显得庄重些，因为他从小对颜色就缺乏优良的直觉。可娜娜对这三种颜色都嗤之以鼻，她嘲笑这些廉价的尼龙恤衫，这时她已和外国人打得火热。于是有一天，她趁她的黄头发情人外出时偷了一件黑白格棉质硬领衬衣，然后告诉圣德说是她买的，并劝他穿上，说穿这件衣服才显得有教父风范。

可圣德并没有教父的感觉。在响彻云霄的呼唤教父的声音中，圣德感到十分困惑。广州向来被人指责是个庸俗的地方，不出英雄豪杰。北方的文化人说广州是文化沙漠。江南商人鄙视广州人只会做小生意。广州所有的年轻人宁可挤在的士高舞厅里跳摇摆舞唱歌，也不愿意去听某位名人关于理想前途的演讲，这一切都证明了广州人不崇拜英雄，在北方大行其道的风云人物到广州只会感到自己是个普通人而已。某个女明星因为在广州受到冷遇而大哭一场，愤然离开，继而在报纸上多次攻击广州是文化沙漠；几个朦胧诗新秀兴致勃勃地来到据说是金钱世界的广州，竟没有人愿意掏腰包请他们吃一顿饭。对于圣德来说，他是意识到这种现象中的超前因素的。因为这是傲慢思想意识的表现，它和西柏林、巴黎、纽约年轻人的思想竟同出一辙。但是，圣德又痛恨市民的庸俗和无理想，因为这样会使一个城市变得乏味和无激情。他和朋友创办《爱斯基摩人》杂志